

23.10

樂山文史資料

廖季平資料專輯

89

第七輯

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

樂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樂山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

前 言

这个专辑包括廖季平年谱，年谱补遗和悼念文字三部份。

关于廖季平年谱编写的缘起，廖次山（宗泽）在他著的《井研廖先生年谱稿》卷首的“叙例，一”中说：“先大父于光绪丙午（1906）年即有籍《四变记》当年谱之语。一九一九年，青神郑席五丈欲为公作年谱，未果。此后泽即有自作之意，尝就公询其早年事迹。时方病风，语言蹇涩，不欲苦之，因以搁置。公既逝，乃始为之。”从这以后，次山即锐意以编写年谱自任，虽离井研外出工作，亦常携以自随。

解放后，次山去雅安，先在《新康报》，后在雅安中学工作。五七年被错划为“右派”。他在这时期写的《水调歌头》一词有句云：“幸有随身残帙，珍重一编重展，手泽半模糊。天下早非昔，持此欲何如！”据此，则是时还在继续编写年谱，而其心情之苦闷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《井研廖先生年谱稿》不知完成于何时。据卷首目录看，有年谱七卷，附录三卷，共十卷，似分订为七册或八册，共约五十万字。其“叙例”五云：“所录时嫌芜杂，颇近长编，以意保存材料也。后有作者，倘能删繁就简，固所望也。”照此

看来，这当系未定稿。

六十年代初，省志馆欲为季平先生立传，因张秀老的关注，次山得去成都专力从事于年谱的整理。但为时不久，飏风乍起，山雨欲来，次山在成都住不下去了。这时，他年近七旬，又复多病，在身心交瘁中，力疾完成年谱，回返雅安。又不久，“文革”变起，就含冤以死了。

现在巴蜀书社出版的《廖季平年谱》中的《六译先生年谱》七卷似即次山去蓉时，就上述《并研廖先生年谱稿》本“删繁就简”原则改订的。至于原著，在“文革”中不明下落，至八〇年初，才意外地找到四册。计为第一至第四卷及第九卷“附录二”。（附录为传记、轶词及论述）一至四卷适为季平先一至三变的重要学术活动时期。《年谱稿》纲下多有细目，或诠释，或阐述，征引资料极为宏富，这于研究季平先生学术思想很有参考价值。因此择要辑出来，订为《年谱补遗》。

此外，廖季平先生于1932年逝世后，曾由前国民政府明令褒扬，四川大学及四川各界发起追悼，并辑印有《六译先生追悼录》，现选其中一部份有代表性者，合编为是册，以供廖季平学术思想研究之参考。

编 者

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

廖季平资料专辑

目 录

前 言

六译先生年谱	廖宗泽	1	
年谱补遗	(李伏伽	66	
附录：答江叔海论《今古学考》书、与康 长寿书			
请予褒扬公葬建议书	谢持等	116	
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及行政院议决案		119	
国民政府令		121	
四川大学为井研廖季平先生 追悼大会征文启			122
为井研廖季平先生追悼大会启事	刘文辉等	124	
井研廖先生墓表	王树楠等	127	
诗词、祭文	刘咸荣等	130	
像赞	曾 鉴等	134	
輓诗	李思纯等	137	
輓联	尤 云等	144	

六译先生年谱卷一

孙宗泽敬编

初变以前（起咸丰二年壬子，迄光绪八年壬午，凡三十年。后半为先生治宋学及训诂时代。）

先生云：“予初笃好宋五子书及八家文。丙子从事训诂文字之学，用功甚勤，博览考据诸书。冬间偶读唐宋人文，不觉嫌其空泛，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。盖聪明心思至此一变矣。庚辰以后厌弃破碎，专事求大义，以视考据诸书，则又以为糟粕而无精华，枝叶而非根本。取庄、管、列、墨读之，则乃喜其义实。是心思聪明至此又一变矣。”（《经学初程》页十二。）

咸丰二年壬子（公元一八五二），二月初九日亥时先生生。

先生讳登廷，字旭陔，又字勛斋，继改讳平字季平，号四益，继改四译晚年更号五译，又更号六译。初名其堂曰小世彩堂，曰双鲤堂，五十前后曰则柯轩主人。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。明洪武二年，先世有名万仕者，由麻城孝感乡入川，卜居井研治东观音堂坝，后徙廖家嘴，再迁益井湾。由明至清，族颇繁。率以农为业。十九世而至先生。曾祖永昭字显扬，妣周氏。祖正传，妣杨氏。父复槐字继诚。时年四十六。母雷氏字贞慈，同邑雷×

×女，时年三十六。子五人，先生其季也。兄登墀，字云襄，时年十五岁，登梯字级升，时年十二岁，登楼字光远，时年三岁；姊一人，后适同邑陈尔华。

是年正月十四，祖正传卒，年七十九岁。父复槐公时方于盐井湾设磨坊及糖果店。

太平军前年六月已起事于广西桂平金田村，去年闰八月入永安州，建国号曰太平天国，今年自永安连下全州、道州、桂阳、郴州、岳州、汉阳武昌等地。是年先生师潘祖荫（伯寅）二十三岁，王闿运（壬秋）二十一岁，张之洞（香涛）十六岁。

咸丰三年癸丑（一八五三），先生二岁、

是年友人张祥龄（子毅）生。

严复（又陵）生。

太平军攻克江宁，都之。旋进攻直隶，北京戒严。捻军起事。

咸丰四年甲寅（一八五四），先生三岁。

陈澧《汉儒通义》成。

刘文淇卒，年六十六岁。（文淇字孟瞻，江苏仪征人，嘉庆优贡生，生平专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尝谓左氏之义为杜注剥蚀已久，其稍可观者皆袭取旧说。爰辑《左传旧注疏证》八十卷。

太平军势益盛，四川震惊。

咸丰五年乙卯（一八五五），先生四岁。

友人顾印愚（印伯）生。

魏源《书古微》成。先生以后尝言，源此书据《孟子》、《史记》补《释典》之非，乃误于伪序。据《古学者》页三十五。

云南回民杜文秀起兵蒙化。进据大理，远近响应。

咸丰六年丙辰（一八五六），先生五岁。

弟登松生。

魏源卒，年六十三岁。据《历代名人生卒年表》。

源字默深，湖南邵阳人，道光进士。先生以后尝谓，魏默深虽略知分别今古，惟仍仅据文字主张门面，而不知今古根源之所在。《据初变记》。

咸丰七年丁巳（一八五七）先生六岁。

天旱两年，全家食不果腹。

友人杨锐（叔峤）生。

十二月，英法联军入广州，勇总督叶名琛以去。自是广州为英法联军所据者三年。

咸丰八年戊午（一八五八），先生七岁。

初读于盐井湾万寿宫。或云舟鳳山。塾师向春廷。按先生就外傅，传者忘其年。据先生友人杨慎祭复槐公文，似在天旱后，兵乱前，故系此。

咸丰九年己未（一八五九，）先生八岁。

九月，滇义军李永和、兰大顺入川，攻叙州、嘉定、雅州各属。

友人刘光第（裴村）生。

袁世凱生。

咸丰十年庚申（一八六〇），先生九岁。

闰三月，滇义军李永和部入县境。据光绪《井研志》卷四十一纪年二。

资州知州董貽清督资州、资阳、内江、仁寿四县兵勇来县防堵，被困孤城，凡七十余日。五月湘军肖庆高至，一战破走之，围始解。当义军至盐井湾时，复槐公举家避难廖家嘴、李家墟、柴家山等地，继至仁寿县境大愿寨构茅屋居之。先生见人檐前燃纸灯，辄仿作，偶不慎，屋焚，罄所有。时盐井湾磨坊糖肆亦毁于兵。兵去归家，向族人某贷钱二十千，乃得重理旧业。

七月，英法联军陷天津，八月帝幸热河，英军入京焚圆明园。九月与英法议和，订立北京条约。十一月，清廷与俄订约于北京。

宋翔凤卒，年八十二岁。翔凤字子庭，长州人，嘉庆五年举人，官新宁知县。著有《周易考异》、《尚书略说》、《尚书谱》、《大学古义说》、《论语说义》、《孟子赵注补正》。翔凤通训名物，注重西汉人家法，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。

咸丰十一年辛酉（一八六一），先生十岁。

七月，帝崩于热河。十月，穆宗立，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。

同治元年壬戌（一八六二），先生十一岁。

八月，总理衙门设同文馆以造译材，始注重洋务。据黄炎培《中国教育史要》第五章。

俞樾《群经平议》成。

太平军攻克杭州，邵懿辰卒，年五十二岁。懿辰字位西，仁和人，道光举人。乾嘉今文学初有《公羊》，继有诗书，至邵氏著《礼经通论》，以《仪礼》十七篇为全古文，《逸礼》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。于是始有今文礼。按先生于邵氏《礼经通论》备致推重，谓为二千年未有之奇书。

同治二年癸亥（一八六三），先生十二岁。

石达开入川，四月为总督骆秉章所获，杀之。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于上海、广东设外国语言文字馆。

陈奂卒，年七十八岁。奂字碩甫，号师竹，晚号南园老人，长州人。少师段玉裁，治《毛诗》、《说文》。入都与王念孙父子游，所学益遽。后主杭州汪远孙家，潜心著述。咸丰初举孝廉方正，有《诗毛氏传疏》、《毛诗说》、《毛诗音》等。

同治三年甲子（一八六四），先生十三岁。

自此以上数年，先生尝从胡龙田读于盐井湾禹帝宫，从曾志春读于小黄冲廖荣高家，并从荣高学医，从何钦培于董家寨。其各别年月均不详。曾志春字雱亭，拔贡生，曾主讲并研来凤书院。“以善教名，接弟子以诚，所论辨批窍导蒙，听者忘倦”。时先生读书苦不能记诵。复槐公以其拙，令废学。一日先生将往捕鱼，默诵

于堂前：如今日能得鱼，当复读。及往，果得二鲤，亟以告复槐公。公喜，烹鱼祭祖，并至塾为师言其故，求免背诵。师许之，乃得卒读。先生后以“双鲤”名其堂，志此事也。先生尝自记此时用功之方云：予素无记性，幼读五经未终，而皆不能记诵。每读生书，必以已意串讲一过，然后能记。十二、三时，因书不成诵，弃学。师许以不背，乃复从学。故予后专从思字用功，不以记诵为事。心既通其理，则文字皆可弃。至于疑难精要之处，虽不能举其辞，然亦能默识其意，不可乱以他歧。《经学初程稿》。

是年曾国藩等陷江宁，洪秀全仰药死，太平天国亡。

同治四年乙丑（一八六五），先生十四岁。

从钟灵（毓生）读于舞凤山。时复槐公营磨坊业尚盛，磨坊外复兼营茶肆。诸兄各执一役，日无暇晷。复槐公命先生废读归，执役茶肆。茶污客衣，客雪之，先生以为耻。大书“我要读书”四字于木牌而去，遍觅之，见其方持书读于某寺后。诸兄乃为之请于复槐公，俾竟读。复槐公曰，“吾力不足以供束修。”诸兄曰，“吾辈任之”。于是雷太宜人每作饭，辄撮一勺米别置之，积至升则献之师，不足则诸兄益以钱。在塾尝以绳自系于案，非便溺不离座。（按此事述者忘其年，惟云在十许岁，其时既可以执役茶肆，当为十四五岁事，故归之此年）。

同治五年丙寅（一八六六），先生十五岁。

五月十八日，从子师政生。（兄登棧子。）

左宗棠奏请设船政局于福州，以沈葆楨司之。并设绘事院、驾驶学堂、管轮学堂、艺圃。英法文学堂，是为清廷改革之始。

两江总督曾国藩设金陵书局，召归安周学浚（绶堂）、独山莫友芝（子偁）。南汇张文虎（南山）、江都刘寿曾（恭甫）、海宁唐仁寿（瑞夫）、德清戴望（子高）宝应刘恭冕（叔俯）等，校勘经籍。

孙文生。

上虞罗振玉（叔言）生。

同治六年丁卯（一八六七），先生十六岁。

是年李夫人来归，时年十四岁。父孝英，母谢氏。家于东林场李家山。先生每偕李夫人至外家，辄先疾走，既远，乃出书坐道旁读。李夫人至，则又疾走。既远，则又坐读。李夫人晚年尝为子孙道之。

十二年东捻平。

是年法以柬埔寨为保护国。

同治七年戊辰（一八六八），先生十七岁。

自丙寅至此三年中读于黄连桥族人某宅，由钟灵与其弟岳（崧生）轮授。

章炳麟生。

六月西捻平。

是年俄以布哈拉汗为保护国。

同治八年己巳（一八六九），先生十八岁

王闿运始治《公羊》，作《春秋事比》、《谷梁申义》。陈立卒，年六十一岁。立字卓人，江苏句容人。道光进士，官至曲江知府。少从江都凌曙、仪征刘文淇治《公羊春秋》、许氏《说文》、郑氏《礼》、于《公羊》致力尤深。著有《尔雅旧注》、《说文谐声》、《公羊义疏》、《白虎通疏证》。

陈乔枬卒，年六十一岁。乔枬字朴园，一字树滋，寿祺（左海）子，闽县人。道光举人，官抚州知府。寿祺以郑注多改读，又尝钩考西汉今文尚书及三家诗之遗说与毛氏异同者，辑而未就。乔枬承其父学，乃袖绎旧闻，成《礼记郑读考》六卷，《三家诗遗说考》十五卷，《四家诗异文考》五卷，又著《今文尚书遗说考》三十四卷。先生于陈左海父子与陈卓人颇致推挹。尝曰：“西汉长于师说，东汉专用训诂，惠戴以来多落小学窠臼，陈左海父子与陈卓人乃颇详师说。”又称其能“以古今分别礼说”。惟惜其仅“略知本源，未能莹澈”。又曰：“陈左海以异字通假为今古之分，亦不得已之举”。《今古学考》下页三十一。

同治九年庚午（一八七〇），先生十九岁。

院试不售。按先生自言曾三次院试，补博士弟子在甲戌，则前两次，当在庚午，壬申。

同治十年辛未（一八七一），先生二十岁。

自己已至此三年读于高屋基。塾师仍为钟灵。同塾有同县杨楨。楨字静斋，于先生十年以长，义兼师友。与先生同补博士弟子，同调尊经书院，先先生三十余年卒。先生拟作之《官礼验推》六卷，《史记经说补笺》十卷，《禹贡验推释例》四卷，均托之楨作。（见《井研志》十一、十二、十三各卷）。

是年南洋大臣曾国藩、北洋大臣李鸿章始奏请遣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习技艺。据《中国教育史要》第五章。五月，俄据伊犁。

同治十一年壬申（一八七二），先生二十一岁。

设帐授徒于盐井湾三圣宫。

陈试不售。

二月大学士曾国藩卒。

九月，王闿运作《今古文尚书笺》成。

清廷与俄订伊犁通商条约。

同治十二年癸酉（一八七三），先生二十二岁。

是年仍授徒，惟不详在三圣宫抑舞凤山。

六月，张之洞奉旨充四川分试副考官。

十月，张之洞奉旨简放四川学政。

陕甘回变平。

新会梁启超生。

同治十三年甲戌（一八七四），先生二十三岁。

先生同杨楨设帐于舞凤山。寺僧尝馈黍饼，腰以糖。时

方读，且读且蘸食，致误食墨沈。离座乃知，其专一如此。

先生“笃好宋五子书及唐宋八家文”，当即此数年事。乡先辈如王育德（仁山）、宋治性（橡山）、鄱周潘（立山）、李茂林（竹虚）、吴锡昌（书田），皆“敦纪飭行……喜读宋人书”，似与先生不无影响。据《井研志》卷三十《乡贤传》六。

二月，先生补博士弟子员。初院试题为《子为大夫》。先生文破题为三句，已为阅卷者所弃。学政张之洞检落卷，见其破题异之。因细加披阅，拔置第一。以后张于先生更屡加拔识，故先生对张知己之感独深。

是年四月，兴文在籍侍郎薛焕借通省荐绅先生十五人，投牒于总督吴棠、学政张之洞，请建书院，以通经学古课蜀士（张之洞《四川省城尊经书院记》），名曰尊经书院。十一月帝崩，德宗立，两宫皇太后仍垂帘听政。

光绪元年乙亥（一八七五），先生二十四岁。

以前先生曾得一子一女均殇（不详年月）。乃以兄登梯子成芝为嗣。（按以成芝为嗣不详何年，以其事当在长子长女既殇之后，先府君未生之前，故以附此年。）春尊经书院成。择府县高材生百人，肄业其中。除山长外设襄校数人以助教，设监院二人、斋长四人以助铃束，稽程课。斋长以诸生之学优年长者充之。所课为经、史、小学、辞章，尤重通经。人立日记一册，记每日看书起止及所疑所得。山长五日与诸生一会于讲堂。监院

呈日记，山长叩诘而考验之。不中程者有罚。月二课，课四题。经解一、史论一、史论与杂文一、诗一。考课有膏火，率人得数两。张之洞作《尊经书院记》，说明设学宗旨云：按此作于二年十一月将去之时。

“……诸生问曰：‘先生之与台司诸公及诸乡先生创为此举何意也？’曰：‘……为读书’。‘读书何用？’曰：‘成人材。蜀材之盛旧矣！汉之郭李原注即掇为文学、张、马、扬，经之宗也。宋之二王（当偁）、二李（煮心传）、史、范、史之良也。其余唐之陈、李，宋之三苏，范、虞，元之虞，明之杨，气节经济文章之渊藪也。方今圣上敦崇经学，……使者奉宣德意，诚欲诸生绍先哲，起蜀学，然岁科两试能进退去取，其所已然。不能补益，其所未至。批抹不能详，发落不能尽，仅校之非教之也。于是乎议立书院，分府拔尤，各郡皆与，视其学大小，人多少以为等。廷师购书，分业课程，学成而归，各以倡导其乡里。展转流衍，再传而后，全蜀皆通博之士，致用之材也。……，诸生问曰：‘志在读书矣，宜读何书？’曰：‘在择术。’，‘宜择何术？’曰：‘无定，经、史、小学、舆地、推步、算经、经济、诗、古文辞，皆学也。无所不通者代不数人，高材或兼二三，专门精求其一。性有所近，志有所存，择而为之，期于必成。非博不通，非专不精。……’“诸生问曰：‘术听人择，何为必通经乎？’曰：‘有本。……凡学之根柢，必在经史，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，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。通经之根柢，在通小学，此万古不废之理也。不通小学，其解经皆燕说也。不通经学，其读

史不能读表志也。不通经史，其辞章之训诂多不安，事实多不审，虽富于辞必俭于理。故凡为士，必知经学小学。……苟有其本，以为一切学术，沛然谁能御之。要其终也，归于有用。天下人材出于学，不得不先求诸经。治经之方，不得不先求读汉学，其势然其序然也。……’

“诸生问曰：‘，经学小学之书，繁而难记，异同蜂起，为之奈何？’曰：‘有要。使者所撰《谿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言之矣。犹恐其繁，更约言之。经学必先求诸《学海堂经解》，小学必先求诸段注《说文》，史学必先求诸三史，总计一切学术必先求诸《四库提要》。以此为主，以余为辅，不由此入，必无所得。……’

“诸生问曰：‘……近世学者多生门户之弊，奈何？’曰：‘学术有门径，学人无党援。汉学，学也；宋学，亦学也；经济辞章以下、皆学也。不必嗜甘而忌辛也。大要读宗汉学，制行宗宋学，汉学岂无所失，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。宋学非无所病，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。……诸生问曰：‘然则何以不课性理？’曰：‘宋学贵躬行，不贵虚谈，在山长表率之，范围之，非所能课也。使者于两家有所慕，而无所党，不惟汉、宋两家不偏废，其余一切学术亦不可废。若入院者，抱一而自足，是此而非彼，误矣。不入院者执一以相攻，更大误矣。’……”

尊经初议不考课，惟分校勘、句读各门，以便初学。后以官府意定为课试。以后先生尝论此事云：“南皮及莲池书院不考课，以日记为程，最为核实。初学治经，正

如寡人求富，节衣缩食，收敛闭藏，乃可徐图富有。今一入太庠，便作考辨解说，茫无头绪，势不能不蒙昧抄袭。……资性平常者则东涂西抹，望文生训，以希迎合，不能循序用功。至于播私慧，弄小巧，一枝一节，自矜新颖，未检注疏已诋先儒，若此用功，徒劳无益。”

（《经学初程》页三）。

张祥龄《翰林院庶吉士陈君墓志铭》云：“同治甲戌南皮张先生督学，提倡纪、阮两文达之学，建书院于省会。送高材生百人肄业其中，以《说文》及《提要》为之阶梯。购书数万卷度于阁，总督吴勤惠公复助之。川省僻处西南，国朝以来，不知所谓汉学，于是颖异之士，如饥渴之得美食，数月文风丕变，遂沛然若决江河。督部与督学复尊异之，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。”（《受经堂集》）。

薛焕聘湘潭王闿运主讲尊经，王不至。乃以钱塘钱保塘（钱江）及其弟保宣（徐山）权主其事。

是年八月分道出使英国、日本国大臣。十一月又遣出使美国兼西班牙，秘鲁大臣，是为有驻外使节之始。

九月张之洞撰《轺轩语》、《书目答问》成。

光绪二年丙子（一八七六），先生二十五岁

八月二十日，先府君（讳）成学生。

正月赴成都应科试，以优等食廪饩，调尊经书院肄业。先生自言“丙子科试时，未见《说文》。正场题‘狂’字，予用獬豸之义得第一，乃购《说文》读之。逾四五个月复试，题：《不以文害辞》。注云：‘文作《说文》’”